

朱炯远 著

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

刘禹锡传

(下)

辽海出版社

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

刘禹锡

传记丛书

（下）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朱熹选

著

● 辽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禹锡传/朱炯远著.—2版.—沈阳:辽海出版社,2009.9

(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丛书)

ISBN 978-7-80638-702-3

I. 刘… II. 朱… III. 刘禹锡(772~843)—传记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53364 号

辽海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261 千字 印张:12.5

2009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高虹 徐悦

责任校对:周春雨

封面设计:西西里

版式设计:金晓

定价:36.00 元(上下册)



五十四

朝廷诏归

元和九年(814年)十二月,朝廷下诏召回刘禹锡、柳宗元、陈谏、韩晔、韩泰、元稹等人,刘禹锡外贬朗州司马时期结束。

好不容易盼来了北调京都的诏令,刘禹锡心中自然十分喜欢。一连几日整理行装,告别上司下属,又绕朗州城步行一周。然后,先去招屈亭瞻仰一番,还到妻子坟地上烧些纸,在爱马下葬处留连了半个时辰,最后才恋恋不舍地上路了。

刘禹锡这次返京城走的是原先来时的那条路,所以他先从水路出发,经洞庭湖至江陵,再弃舟上陆,从荆门到襄阳,再入汉水,经浙水至西峡,然后通过商南关隘返京。由于时间较为宽绰,一路缓缓行来,逢山看山,遇水览水,倒也自在。

这天刘禹锡从驿馆中早早醒来,透过窗棂往外望去,江面上水气濛濛,冬日初升,水面被照出一层层金灿灿的光晕,鸟雀在树丛中喧闹,雄鸡声还在此起彼伏。他来到桌边,又是盥洗,又是梳发,面对铜镜,刘禹锡诗兴突生,略一沉吟,便诵出一首《磨镜篇》来:



流尘翳(yì,音易,遮掩)明镜,岁久看如漆。

门前负局生(指磨镜人),为我一磨拂。

萍开绿池满,晕尽金波益。

白日照空心,圆光走幽室。

山神妖气沮,野魅真形出。

却思未磨时,瓦砾来唐突。

这首诗的大意是：

流尘掩埋了明镜,时间一久看上去像是涂上一层厚漆。门前来了一个磨镜人,替我把铜镜磨得铮亮。这面铜镜明晃晃的样子,好像是拨开了浮萍,满池碧水清波荡漾。又好像是月亮的光晕散尽,所剩下的全是清莹的光波。太阳将它的光芒投射在镜面上,圆圆的光影在昏暗的房间里游动。山神的妖气受到了阻扼,山野中的邪物也都显出了原形。但是这面铜镜在没被磨亮前又是如何的呢,它只不过像一片瓦片那样不受重视。

刘禹锡在诗中将蒙尘的铜镜比作被贬朗州时期的自己,又把磨过以后大放光彩的铜镜比作初得赦命时的自己。看来,他真希望再次成为政治舞台上一颗像铜镜那样明亮的星星。刘禹锡现在已结束第一阶段的水路,来到江陵,小憩数日后,又踏上了荆州陆路。时属冬末春初,元和十年(815年)的新年刘禹锡是在路途上度过的,44岁的他自然希望这新的一年能给自己带来新的好运,他在为自己的未来前程默默地祝祷着。刘禹锡清楚地记得,十年前(永贞元年,805年)他出贬朗州路经荆州时,已作过一首《荆州道怀古》,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说:荆州一带的南国山川是前朝



的京城地区，南朝的亭台楼阁还依稀可见。古道上马嘶人息，空城里麦秀雉飞。风吹起落叶填入旧时的官井，大火烧掉荒陵中的宝物衣饰。那位被北朝强行拘留而不能归返故乡的南方诗人庾信，他只能在咸阳那边终日苦思而不能返回。

这首诗借描写前朝的荒凉景色和庾信有家难返的故事，写出诗人被贬初期对国事的忧患以及对京城的留恋，情调比较低沉压抑。而这次刘禹锡再行荆州道，心情同十年前被贬时就大不一样，因而他笔下的诗作就显得清新明快。他当时所作的诗题为《荆州歌二首》：

渚宫杨柳暗，麦城朝雉飞。

可怜踏青伴，乘暖著轻衣。

今日好南风，商旅相催发。

沙头橈竿上，始见春江阔。

这两首诗写得轻快活泼，表现了刘禹锡当时愉悦的心情和对未来充满信心。“春江阔”，字面上写江面开阔，内中则暗示了前程开阔的意蕴。



五十五

二君同归

刘禹锡与柳宗元是在襄阳城中相遇的。是柳宗元先抵襄阳，刘禹锡晚他几天到达。两位患难之中的好友在分别近十年后的今日重逢于返京道途，其心情之复杂可以想知。先是喜，两人总算有了出头之日，今日同被召回，来日再大显身手，这是刘、柳的共同愿望。再是悲，十年遭贬，其中酸辛之事多得难以计数，简直不堪回首！刘禹锡死了夫人，柳宗元亡了老母；刘禹锡鬓发已有微霜，柳宗元却早显老态了。刘禹锡和柳宗元手执着手，脸对着脸，说一会儿，又笑一会儿，还骂一会儿，其间有叹气，有惊讶，有感慨，有愤恨，有时还跺脚，还拍案，还拊掌，还颌首，其神情姿态如童孩一般，流露的都是挚友间的真情实感。

他们两人商定，第二天暂停行路，到襄阳城南的淳于髡（kūn，音坤）墓地去凭吊他。

淳于髡，战国时齐国人，赘婿身份，地位低微，后来到了楚国，才在政治上有所造诣。他死后以客卿的身份埋葬在楚地，因楚人怜他远葬他乡，所以将坟地选择在大道边，好让他的灵魂早日返回故乡。刘禹锡和柳宗元因在遭遇上与淳于先生有相似之处，所以特别同情他的不幸，又被他的讽喻性的诙谐揶揄之辞所折服，所以一致愿意去他的墓地并



向他致意。两人准备了酒食，在淳于先生墓前祭奠一番，又各作了一首诗。刘禹锡所作的诗题目是《题淳于髡墓》，柳宗元所作的诗题目是《善谑驿和刘梦得酌淳于先生》。

离开了襄阳，刘、柳两人快马加鞭，恨不得立时赶回京城，也顾不得沿途渐生的春柳和渐繁的春花，只是全力赶路。柳宗元尤为望归心切，他甚至写诗责备汨罗江的风波不该耽误他为之效力的“明时”，两句诗是：为极春风汨罗道，莫将波浪枉明时。

可见其心情是何等迫切，对前程的估计是何等的乐观。

而刘禹锡此刻的心情也正与柳宗元相同，他在长安近郊都亭驿留宿时，想到明日就要进入京都，因而压抑不住心头的狂喜，挥笔写下一首题为《元和甲午岁，诏书尽征江湘逐客，余自武陵赴京，宿于都亭，有怀续来诸君子》的绝句：

雷雨江湖起卧龙，武陵樵客蹶仙踪。
十年楚水枫林下，今夜初闻长乐钟。

这首诗的首句刘禹锡将沉迹于江湘的贬客自己、柳宗元、陈谏、韩晔、韩泰等比作“卧龙”，可见其豪气不减当年。二句中的“武陵樵客”指自己，“蹶仙踪”是指将要进入中央政府去做事。唐人称尚书省诸曹郎官为仙郎，尚书省官署自然成为仙人居住的地方。“十年”指自己被贬朗州之久，“楚水枫林”代指朗州。“长乐钟”原为西汉长乐宫中的钟，此借指唐代宫室中的钟声。这首诗写出刘禹锡即将返京时异常兴奋的情绪和欲再显身手的愿望。



五十六

游玄都观

刘禹锡返京后，自然是先去拜访自己的老上司、老朋友权德舆、李绛等人。可惜的是杜佑已死，再也见不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者了。此时刘禹锡又结识了一位名叫裴度的御史中丞（中央监察机关副长官，正五品下），这人比刘禹锡早四年考中进士，极有才干。后来他为刘禹锡出了很多力，是刘禹锡得以庇荫的又一上司。

此外，刘禹锡还见到了同时返京的元稹，两人神交已久，这次终得会面。令刘禹锡激动万分的是，他还见到了白居易^①，刘、白和元稹三人携手共往长安城中的安业坊唐昌道观，观赏那里的玉蕊花。这花长得一片洁白，远远望去若瑶林琼树一般。同游者还有严给事休复。在游观中，他们还遇上好几个美丽女子，个个浓妆艳抹，身上的香气沾在别人的衣巾上，竟然一个多月后仍不散去。

在初至长安的这段日子里，刘禹锡一方面心情格外激动，为终于能摆脱久贬的困境而兴奋不已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他也发出一声声哀叹：到底是年龄大了，今年已有44岁，鬓角初见了白发，皮肤也渐见纹路，与十年前那英俊的模样已无法相提并论。所以，他在给朋友杨凭的信上感叹道：“十

^① 事见康骈《剧谈录》卷下《玉蕊院真人降》条。



年毛羽摧颓(比喻自己已经衰老)。”在给老熟人冯叔达的诗中说：“十年憔悴到京城。”在给柳宗元的诗中说：“铜壶漏水何时歇(指时光流逝)，如此相催即老翁。”

但是，嗟时叹老只是表面现象，刘禹锡胸中依然是豪气不减当年，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刘禹锡返京后不久发生了玄都观事件，或称玄都观诗案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

在长安城南朱雀大街西(大致是今日西安市南门外)有一座当时长安城最大的道教庙宇，名叫玄都观。那里的桃花长得特别繁盛，往往引来许多游人的观赏。刘禹锡于阳春三月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邀请了“八司马”中的柳宗元、韩晔、韩泰、陈谏等人前去共赏。他们兴致勃勃地来到了玄都观，都被这成片成片的桃花花海迷住了，因而沉浸在欢乐之中。唯独刘禹锡看着看着，忽然发出一声长叹，柳宗元觉得纳闷，便接近刘禹锡小心发问：

“梦得兄，今日大家游兴颇浓，又是您带头倡议前来，却又为何独自唉声叹气呢？”

刘禹锡见柳宗元问个正着，便对众人说：

“当初我们弟兄八人被贬出京时，这玄都观中有无桃花？”

“没有。”韩泰抢着说。

“这就是了。”刘禹锡一板一眼地说，“那么，这桃花可就有一比了。”

“哈哈，我看比作那些顽固分子最好了。”韩晔顿时明白过来。

“妙！妙！”柳宗元、陈谏、韩泰立即附和着说。

“那么，刘兄的大作即刻便可问世了？”柳宗元向刘禹锡



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。

“我写的不是什么大作，而是‘戏作’。”刘禹锡接着回答，“题目就是《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。”

“那就快快吟出罢！”韩泰心急，他冲着刘禹锡说。

“好。”刘禹锡清一清嗓子，吟出下面这首诗来：

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
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

“好诗！好诗！”众人一起边鼓掌边称赞。

刘禹锡的这首带有嘲讽意味的诗作主要意思是：京都街道的尘土迎面吹来，那熙熙攘攘的人群都说是刚刚看完花回来。玄都观里有千树桃花一齐开放，那都是在我刘禹锡离开京城以后所栽的。

为什么这首诗就是讽刺那些反对永贞革新的顽固分子的呢？首先是因为这些桃树原先没有，只是在近十年中才栽培于此的，这同永贞年间顽固派不曾掌权，只是待“二王八司马”失势之后才全面执政，两者之间有可比喻的联结点。二是唐人崇扬牡丹，贬抑桃花，成为社会习俗。故以不怎么受人们欢迎的桃花比作那些顽固分子，自是合情合理。因此，刘禹锡此诗矛头直指那些因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新贵们，是确凿无疑的。

那么，为什么刘禹锡又在题中加上“戏赠”两字呢？这是因为，这首诗尽管讽刺的对象清楚明确，但又不便直接说出，故以“戏赠”两字表明诗人是在借诙谐戏谑的口吻嘲讽



对手：你们不过是这等无能的货色，而我毕竟还是回到京城中来了，大有一种“你也奈何不得我”的气概在内。从手法上看，颇似淳于髡的某些嬉笑怒骂之辞。再者，刘禹锡此诗是同友人柳宗元、陈谏、韩晔、韩泰共游玄都观时所作，原来不过只是一时触景生情，创作的灵感来得如此之快，也不及细虑，只是信笔写来，以博取同行者的一笑而已，故谓“戏赠”。

谁知这一“戏赠”之作竟然酿下了弥天大祸，实为刘禹锡等人初料未及。



五十七

再次遭贬

刘禹锡等人由于刘禹锡所作的“戏赠”之诗而得到的苦果便是：再次遭贬。

具体的贬所和贬职是：刘禹锡为播州（今贵州遵义）刺史，柳宗元为柳州（今广西省）刺史，陈谏为封州（今广东封川）刺史，韩晔为汀州（今福建长汀）刺史，韩泰为漳州（今福建漳浦）刺史。从表面上看，官职升擢一级，但均是远州刺史。可谓官虽进而地益远。

刘禹锡等人是在本年三月接到外贬通知的。当时接旨的地点便在大明宫中的含元殿翔鸾阁。当刘禹锡等人步入阁门时，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圣旨竟是全部远贬蛮荒之地。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，似乎都傻了一样。他们没有一个是有所思想准备。因为不久前还从宫里传出，宰相要任用他们作中央政府的郎官（属官）。可是，没过几天，形势竟发生了如此大的突变，实在令刘禹锡等人惊恐万分。

又过了三天，刘禹锡、柳宗元、陈谏、韩晔、韩泰聚集在刘禹锡在长安的故第——光福宅中，议论下一步该如何办。

柳宗元最先发言，他环视一周，对大家说：“我去柳州，与原来的永州相比，是远了；但同梦得的播州相比，是近了。我现在无甚牵挂，好来好去；但梦得有 86 岁老母，叫她如何



颠簸得起。万一有个闪失，又该如何是好。须知播州离京有 6000 余里路程，一路上尽是险山恶水，我担心她老人家难能逾越此关。”

柳宗元的话引起大家的共鸣，连刘禹锡也只是点头表示同意柳宗元的看法。

“我有一法。”柳宗元继续发表他的见解，“我愿以我的柳州换刘兄的播州，我去播州，刘兄去柳州，不知众人意下如何？”

韩泰见柳宗元如此仗义，真可谓为朋友愿牺牲自己的一切，十分动容地说：

“子厚兄如此高义，乃天下之深笃于友情者也。这样做，子厚兄一家可要多吃苦了。”

韩晔和陈谏也纷纷表示赞同的意见，“真是患难之中见真情啊！”韩晔感叹着说。

刘禹锡几次想插言，都被他人打断，他最后摇着手，对柳宗元说：

“子厚兄，此事万万不可。这场灾祸实由我一人所惹，理应由我一个承当后果。今日分罪于众，已经觉得内心十分不安，岂有再将贬地交换之理？播州在五州中确是路程最远的一处，而且那里十分荒僻，正应由我去那里才是，这叫罪有应得，千万不能再连累子厚兄啦！”

柳宗元对刘禹锡说：

“梦得兄，我意已决，望不必多虑。日后见消息吧。”

后来，经柳宗元一番努力，又经过一些周折，诏令总算有所改变，柳宗元本人贬柳州不动，刘禹锡改贬广东连州。

柳宗元的活动经过大致是这样的：

他在准备向皇上上疏前曾流着眼泪对别人说：“禹锡有



母年高，却被贬到荒蛮的地方，那里地处西南绝域，来回有10000多里，怎么能让他同老母一起去呢？假若禹锡独自去贬地，将母亲留在京城之中，那就意味着母子永诀，再也不能见面了。我和禹锡是挚友，又怎能见他处在困境中无动于衷坐视不救呢？”

柳宗元这番充满情谊的话被御史中丞裴度得知，一方面他敬佩柳宗元的义举，同时他与刘母的家族间有着旧日的交谊，再加上他对刘禹锡的印象也不错，所以就主动去宪宗面前为刘禹锡说情。

裴度在向宪宗求情时说：

“刘禹锡老母已有86岁，若其母留在京都，必然同其子死别；我恐怕如此做法要损伤陛下所倡导的孝道。陛下现在正以孝心对待太后，能不能也给刘禹锡这样一个机会呢？”

宪宗冷冷地回答裴度说：

“刘禹锡作为人子，做事尤须谨慎小心，事事要考虑到不要给父母带来忧患。刘禹锡作为独子，母亲就他一人赡养，更应比别人还得考虑周全一些。你怎能出此言论，为刘禹锡护短呢？”

裴度一时语塞，不知怎么回答才好，因为宪宗所言也句句在理啊。

过了一会儿，宪宗才换一种较为温和的口吻对裴度说：

“我刚才所说的，是责怪刘禹锡人子当得不好，但并不否定刘禹锡对母亲的孝心。”

裴度见宪宗态度有所改变，达到了请奏的目的，就高兴兴地退下了。果然，次日，皇上下诏改贬刘禹锡为连州（今广东连县）刺史，正同十年前的首贬地点和职位一模一样。



五十八

静水翻船

由于柳宗元的呼号奔走，再加上裴度的有力支持，刘禹锡终于避免了远赴播州的厄运。虽然连州比播州近不了多少，但毕竟那里较播州更为开化一些，经济文化不是太落后，路途也好走得多，所以刘禹锡自然对柳宗元、裴度等营救过他的人感激不尽。

经过紧张的忙碌，上路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皆已就绪，刘禹锡到城内各处该告辞的地方均拜访一遍，其中自然是裴度居先，另外还有权德舆、李绛等老上司、老朋友。另外还去看望了元稹、韩愈等诗朋文友。

明天就要直奔南国了，刘禹锡此时正与柳宗元相聚在刘家中，两家行李各置一室，因为他们准备同路而行，准备到衡州（今湖南衡阳）再分手，刘禹锡东折至广东连州，而柳宗元则西行到广西柳州。

刘禹锡此时正和柳宗元一起喝闷酒，两人默默无言，一杯接着一杯，渐渐地，话语便开始多了一些。刘禹锡倒满一杯酒，一饮而尽，然后对柳宗元说：

“子厚兄，您还记得我早年在江淮间作幕僚时所作的那篇《傲舟》文章吗？”

“记得，记得。”柳宗元心不在焉地回答。



“那么，请您为我说一说这篇文章的立意。”刘禹锡追问。

“不就是说行舟时若小心谨慎，即使在大水中急速航行也不会出事；可若疏忽大意，结果却在平静的流水中招致祸害吗？”柳宗元平静地回答说。

“这就对了！我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，我在静水中翻了船！”刘禹锡诚恳地检讨说。

“不！是武元衡那伙人不放过您，专门在皇上面前说您的坏话，说您的那首‘戏赠诗’是讽刺朝臣，大逆不道。皇上又偏听偏信，这才降旨驱逐我们的。我看，抓住‘戏赠诗’作文章，那是他们的借口，而根本原因则是武元衡一伙人对您、对我从来不怀好意。您不要将错揽到自己身上，没有您的那首‘戏赠诗’，说不定还会冒出其他什么借口，反正是有他武元衡在朝中一日，便没有您我的生路。”柳宗元情绪激昂地对刘禹锡作了解释，希望他减轻一些自责情绪。

“您说得不错。不过，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，就是武元衡对我们的忌恨的确不会改变的一面；但是，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，那就是我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、行动过于轻率，因而才在静水中翻了船，还连累了大家。”刘禹锡十分虔诚地向柳宗元说。

以下是刘禹锡的具体反思内容：

刘禹锡返京时，主要出力者是宰相韦贯之。此人与刘禹锡虽无交谊，但于王叔文掌权时才一改久沉下僚的遭际，升为监察御史、右补阙（中书省属官，掌谏议事）。此人对永贞革新并无成见，为人也正派清廉，并敢于坚持正义。召回刘禹锡等人正是在他的提议下才得到宪宗的首肯的。